插上文学的翅膀

龙会吟

在《邵阳日报》上读到，“福星·翰林院杯”邵阳市首届青少年写作大赛启动以来，学生们的参赛热情十分高涨。

这让我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，我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务农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，苦读、苦写，期望文学的翅膀，带我飞翔起来。那些日子虽然很苦、很累，但有文学相伴，我活得特别充实。文学让我开阔了视野，文学让我看到了前途，文学使我陶醉，文学使我幸福。1983年，我的处女作——中篇小说《天边一钩弯弯月》，发表在大型文学丛刊《芙蓉》上。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那天，我那股高兴劲儿，真是无法形容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，我像那些在蓝天上高高飞翔的鸟儿一样，也有了翅膀，也能在蓝天上放声高歌。

1991年，我创作了短篇小说《果园情》参加“共产党人颂”征文活动。让我意料不到的是，《果园情》竟然获得了“优秀作品奖”，也就是一等奖。这篇小说的获奖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我被招录为国家干部，进入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《果园情》之所以能在那次征文活动中获奖，可能是较好地塑造了一个真善美的正面形象。这个真善美的形象，不是说教式的、图解式的、呆板的、毫无生气的，而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，塑造得有血有肉、性格鲜明，使读者乐于接受。其次，在写作这篇小说时，我尽量调动起自己丰富的情感，用一种比较有特色的语言，把作品写得感情充沛，为作品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感情氛围，让作品里的形象令人信服，能打动人。

《果园情》获奖后，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，写小说、写散文、写戏，也写报告文学。凡有文学征文活动，我都积极参加，有些作品获了奖，有些作品名落孙山。获了奖自然高兴，没获奖我也不灰心，而是深刻反思，我这篇作品为什么没能获奖？是题材没选好，是语言没有特色，还是人物塑造不成功？通过总结反思，看到了自己创作中的问题，就努力改正，想法提高，下一次有适合自己的文学征文活动，照样积极参加。

我有位朋友也喜欢写作，却很少参加征文活动，原因是不敢参加。他说，征文活动参赛的稿件一般很多，少则近千篇，多则上万篇，而获奖名额又那么少，怎么也轮不到他。我说你这是缺少自信的表现，还没参赛就打了退堂鼓，又怎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。参加征文比赛，能够获奖固然好，没有获奖也不丢人。每参加一次征文比赛，就是对自己写作水平的一次检测，也是一次提高。提高到一定程度，就会有所收获。写出好作品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难事，勤学习、勤思考、勤写作，自然水到渠成，有耕耘就有收获。

朋友被我说得信心满满的，有什么文学征文活动，他都积极参加，果然获了奖。他第一次得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，立即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这次获奖对他鼓舞很大，他会永远写下去，给自己插上文学的翅膀，让人生更有价值。我热烈祝贺他，说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，文学定会给你插上翅膀，助你飞得更远，飞得更高。

（龙会吟，隆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◆岁月回眸

黄皮梨

周志辉

老家屋后，有三棵黄皮梨树。树是爷爷花一块银元买来栽的。最外面的那棵结的梨最大，熟了后，颜色金黄，皮很薄。轻轻一咬，汁水就直往外溢，甜到心坎里去了。中间那棵结的梨最小，皮很厚，满是疙瘩。用菜刀削了皮，吃起来还是酸、涩味很重，满嘴是渣。最里面那棵梨结得最多，个头一般，皮薄，味道也还不错。

春天梨花开时，蜜蜂整天嘤嘤嗡嗡飞个不停。不懂事的我们生怕蜜蜂叮坏梨花，不结梨子，抡起竹竿就去驱赶。往往是蜜蜂没有赶走，梨花倒敲落了一地。心里对蜜蜂那个恨呀，无法言表。看到一只蜜蜂掉落，我就冲上去狠狠地一脚踩下去。结果却被它的针刺到，疼得眼泪直流。爷爷爱怜地给我抹清凉油，说蜜蜂是来授粉的，赶不得，不然，就没有梨子吃了。

梨花落时，爷爷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它们轻轻地扫拢来，埋了。整个过程，神色一直十分严肃。偶尔还能看到有闪光的东西，从他脸上滑落。不用说，他又在想念早逝的奶奶了。奶奶叫梨花，大家都说她确实生如梨花，在枝头绽放了刹那，就凋落了。奶奶走后，爷爷用自己的一生在守护着她。从不到四十岁丧妻，到八十岁过世，他从未提过关于续弦的事，也没有留下任何风流韵事。

梨子快熟时，不少梨园就有人在日夜守护了。而我家不守，梨子也不会丢。爷爷是个好人，梨子熟了就乐呵呵地喊大家去捡被风雨吹落或熟透落下的梨子吃。陌生人从梨树下走过，爷爷也会热情地摘一些梨子，塞给人家“打口干”（解渴的意思）。

有人来买梨子了，爷爷先让人尝几个，再称。称时，秤尾巴高高地翘着。临到走时，还觉得不放心，再捧几个放上面，说怕秤“嫩”了。至于钱，买家说声记个账。爷爷就愉快地接过话：“我记在心里了！”

大家在背地里悄悄议论，爷爷卖梨子，经常是倒贴。家里是年年请人织篾货装梨子，往往是梨子还没有卖完，篾货就不见了。他愧疚地边笑边掏出积攒了好久的私房钱，交到儿子手上，大声说：“谁说我卖梨子亏了，这不是赚的钱，是什么？”

后来，梨树老化，不结梨子了。爷爷经常独自坐在梨树，发呆、走神。当大家围过来，讲当年“偷”梨子吃的事时，他总是笑呵呵地回应：“没有那样的事，别讲坏自己的名声了！”

三棵梨树老死的那年冬天，爷爷饭后躺在竹椅上休息后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大家都说他人好、心好、福气好，走时一点亏都没有吃到。他生前常说，自己逃难到此，捡了条命，还能粗茶淡饭吃到老，非常幸福和满足了！

（周志辉，邵东市作协会员）

我的党员父亲

魏　亮

我的父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。由于家庭负担重，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务农。由于为人正直、工作勤奋，他被选为生产队记工员。

1974年，父亲顶爷爷的职进入城市国营工厂，被安排在工厂染料车间当操作工。后来，他慢慢地走上了组长、车间主任的岗位。他为人正直，处处以工友的利益为上，受到厂党委的肯定。在厂政工干部的引导下，父亲有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。1978年春，父亲向厂党委负责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之后，厂党委派政工干部经常与父亲交流，得知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便让他多学些理论知识。

工作之余，父亲去厂图书馆借阅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通俗读本，并经常做学习笔记，还不时向厂政工干部作思想汇报。1980年夏，父亲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。父亲并没有沾沾自喜，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以身作则。父亲当主任的燃料车间不但当年超额完成工厂交付的生产任务，而且因连续三年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，被评为模范车间。同年，父亲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。1981年7月1日，对于父亲来说，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。在工厂礼堂，父亲和工厂其他五名工友右手握拳，对着礼堂上方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光荣宣誓。

由于常年劳累，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父亲的身体被拖垮了。工厂领导考虑再三，把父亲从染料车间调到总务科，负责管理工厂食堂。父亲到新的岗位，仍然兢兢业业工作。90年代后期，父亲因为身体和年龄原因，下岗了。社区和工厂考虑到父亲实际困难，让父亲每月领些生活费。年底，社区党支部书记慰问困难老党员，给父亲送来米和油，还有慰问金。谁知，父亲说什么也不要，说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党员。次日，父亲将米、油、慰问金原封不动地退给了社区。

而今，父亲已退休多年，仍然关心时政，每天看党报和新闻联播。疫情期间，他还捐了款。他经常对我讲：“一个党员，应该尽自己的力，做一些好事。”我有时跟父亲的老同事聊天，他们都称赞我的父亲是一名“过得硬”的党员。听了之后，我的内心为有一位老党员父亲而感到自豪。

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党员，在他的人生中，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他只是坚持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。

（魏亮，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石　林　　雷洪波　摄

◆故土珍藏

家乡的小吃（三）

陆曼玲

糍粑

糍粑是旧时过年乡下必做的食品。进入腊月，农事基本已完，忙的便是嘴巴里的事了。杀年猪、打豆腐、打糍粑，做猪血饼、米花……在纷多的事情中，打糍粑是最热闹的。

先将上好的糯米在清水中反复揉搓、淘洗，洗净后用水浸泡一晚，然后将浸泡好的糯米装入木甑，用柴火蒸熟。趁热将蒸好的糯米饭放进早已洗净的石碓内，两个壮年男子用粑杵交替捶打，将糯米饭打成又细又粘的糯米团。再在簸箕或案板上对糯米团进行“造型”：揪坨、压扁、调圆……柔软香绵的糍粑便做成了。

糯米饭出甑的时候，香气弥漫在整个村庄，半大不小的孩子跟着香气全都走过来，围在饭甑旁。主人便捏出一个个饭团递给孩子。孩子也懂事，吃了一个便不再伸手。主人趁热又给长辈送去饭团。老太太没牙齿，放进嘴里裹半天，才说这糯米饭蒸得好，米也好。主人笑笑说，是蔡家塘大田垄的糯米呢，早前是进贡的。老爷爷插嘴说，是尖糯，比圆糯香，能打出好糍粑来。

打糍粑是个力气活。糯米饭在石碓里越打越粘，搅拌、舂打所需力气也越大，纵是壮年汉子，打一阵也腰酸手软。他们歇息的时候，有姑娘媳妇想去试试，粑杵陷在糯米饭中拔都拔不出来。小孩也来凑热闹，几个人像拔萝卜一样，你牵着我的衣服，他牵着你的衣服，一起喊一二三，加油！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，粑杵却稳立饭中岿然不动。男人们歇了一会，又拿起粑杵继续舂打，孩子们变成了啦啦队。在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中，一粒粒糯米饭终于互相粘合，成为又细又腻的饭团。

有的地方打糍粑用的石碓是脚踩的。一根粗实的圆木连着像马头一样的碓头，圆木前的男人一脚一脚地踩，石碓旁的妇人一下一下地翻。当一碓米饭舂成饭团时，男人女人都累得直不起腰来。

做成的糍粑如果用来送人，往往用米花在中间盖个红圈，这样看着喜庆。自家吃的便泡在清水中，每天换次水，吃过正月也不会长霉发酸。

糍粑可切成小方块在甜酒中煮，甜酒的香甜和糍粑的软糯相结合，是年时最好的早点和宵夜。糍粑也可放在炭火上烤熟或煨在火灰中，熟了拍拍灰蘸点白糖，吃起来又香又甜。糍粑还可放在滚油中炸，当外表炸到焦黄时，中间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雪白的粑浆。家乡把这种油炸糍粑叫做焦油粑粑。

（陆曼玲，武冈人，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局）

◆六岭杂谈

我的第一张稿费单

唐海珍

1990年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。那时学校订阅的几种报纸中，有《邵阳日报》。工作之余，我不时会阅读《邵阳日报》副刊，并渴望有一天自己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印在上面。

1993年的某一天，发现《邵阳日报》开辟了“我的座右铭”栏目，我便慢慢地品读起来。一块块“豆腐干”式的凝练的妙句，浓缩着人生哲理。读着这样的语句，当时身处偏僻乡村感到前途渺茫的我，内心有一股莫名的潮水涌动起来，我写下了一段文字：“跋涉于逶迤坎坷的人生道路，风风雨雨的伴奏，锤炼了我的筋骨。我希望它延续下去，铸就一个性情坚韧的我。”这段文字就成了我的座右铭。我工工整整地把它写在方格稿纸上，邮寄了出去。

不久，我发现自己的座右铭刊登在当年3月14日的《邵阳日报》上。编辑把句中“的伴奏”改为了“伴行”，将“锤炼了”中的“了”删了。细细品读，这一改一删，语言更为精练。又过了不久，我收到了《邵阳日报》寄来的一张稿费单。这是我跋涉在写作路途上收到的第一张稿费单。虽然只有2.5元稿费，却让我非常欣喜。在此前，我曾向许多报刊投过稿，除了在《诗歌报月刊》发表过一句作诗感言，收到了一本样刊外，其余的都像绣花针掉进大海，没有激起一点涟漪。这让我很是茫然和失落！它们凝结成阴云不时在我的心空飘来荡去，而这张稿费单像一阵暖风吹散了它们。随即，有微弱的希望之光在心空闪烁。

这张小小的绿色稿费单，又像一块绿意盎然的草地，散发着青草的气息和花的芬芳，让我感受到文学世界的清新和美好。正是受这张稿费单的激励，我后来又时不时地向《邵阳日报》投稿。1996年和1998年，我又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《秋菊》和《淫雨的日子》。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像强心剂一样，给予了我写作的心劲，增强了我写作的力量和信心。

《邵阳日报》是引领我前行的导航者，而第一张稿费单就像一艘小船载着我驶向文学的海洋。现如今，我已在全国多家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。

（唐海珍，邵阳县作协会员）